

MEISHU
LUNTAN

美術論壇

3

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编

美 术 论 坛

· 第三期 ·

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编

（81）



陈嘉庚（塑像·局部）

潘鹤 作
刘保东

目 录

创作与理论研究

立足祖国 面向人民……………廖冰兄 (1)

——和青年朋友漫谈美术问题

关于中国美术史学方法论问题的札记…梁文江 (22)

说“点”……………徐建融 (42)

论黑……………谷福成 (44)

笑, 勇士的声音……………迟 軒 (34)

——廖冰兄漫画的艺术特色

画家访问记

东京归来……………孙国维 (46)

——访著名画家关山月

“民族拼盘”之行……………滨江 (58)

——黄笃维同志访澳归来一席谈

如何开创广东美术事业新局面……………陈 吾 (66)

——美协广东分会理事(扩大)会议纪要

为繁荣美术事业进一步做好出版工作……………罗宗海 (69)

· 画 评 ·

笔非生活不神……………林 壖 (61)

——看澳门美术作品一得

· 创作心得 ·

- 艺术构想应是生活感受的升华.....许钦松 (63)
——关于我的几幅木刻作品

· 回忆录 ·

- 七十年代的广东省第一次画展.....胡根天 (73)
周宇安 周铭开整理

- (82) 译文.....

- 水墨画——中国山水.....东山魁夷 (77)
徐建融 译

- 陈嘉庚(雕塑).....潘 鹤 (封二)
刘保东

- 江雨霏霏(木刻).....许钦松 (封三)
踩波曲(木刻).....许钦松 (封三)

- 画讯(六则).....(21、60、65、72、76、80)

- 一九八三年九月出版

- (88) 新 画.....

- 新 画 ·
(10) 新 画.....
科一品补宋美口然康——

立足祖国 面向人民

朱美谈及其国 一 和青年朋友漫谈美术问题

廖冰兄

……在座的许多青年朋友和我的年龄相差很远，可以说隔了一代或两代了，因此，说有所谓“代沟”也不足为奇。不过，当我象大家一样的年龄，中国处于灾难深重的年代，当时我们的心情是：一、耽心国家和民族会不会灭亡，中国会不会亡国；二是面临会不会饿死，能不能生存下去的问题。与你们现在的处境根本是两回事。当然，我们的思想也有共同的东西，撇开美术问题暂时不谈，恐怕我们也有一些共同的牢骚，可以说是“不满现状”，希望生活过得更美好一些。这不是坏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具体到一个人，如果满足现状，必然保守，永远不能前进。但光发牢骚也不解决问题，譬如我们现在坐的椅子不够舒服，改装它一下，使得坐起来更舒服一些，这就要花些力气。如果因为不满意它，整天拿它发牢骚，诅咒它，甚至要丢掉它，这当然很简单，但这不解决问题。今天我们搞四个现代化，目的就是使国家变得更富强，人民生活得更美好。这是一个改变现状的伟大变革。面对这样一个大目标，各行各业的人都应该思考自己该怎样做。文学艺术，美术，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也有自己不可抛弃的功能。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做呢？现在，艺术创作不再提从属于政治，不再提为

政治服务的口号了，但有些同志主张：艺术离政治越远越好——对这些问题，应该怎样看呢？下面就谈谈自己的见解。

艺术、政治及其他

讲艺术和政治的关系，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其实搞美术的与政治是联系得很密切的。我画了几十年漫画，我的漫画也是“遵命文学”，遵时代之命，遵人民之命。譬如说，1931年以后，日寇占领了东北三省，之后又步步进逼，最后导致抗日战争。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难道能够对这种情况坐视不管吗？所以，那个时期我们知道首先是要宣传抗日战争，打败日寇，不当亡国奴，这就是政治。抗战虽然胜利了，避免了亡国命运，但接着又是一场内战，国民党反动派仍然不给人民丝毫民主，它继续卖国，要变整个中国为美国的附庸。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有正义感的画家，没有理由不参加这场战斗。当时对为政治服务是没有异议的，客观形势决定了我们要这样做。

解放以来，甚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一直都提艺术要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有些弊病，因此不宜狭隘地提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不必多谈了。但它的实质是强调艺术的社会功用，要对政治产生作用。这个政治就是改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和所有人民的境况。我们今天还有许多牢骚，如果物质丰富了，生活好了，又有高度的民主了，我们的心情就好了，牢骚就会少了。今天的人民群众不但要吃饭填饱肚子，还要求吃得更好，对精神食粮也要求更加丰富。美术创作和其他艺术应该满足人民的需要，担负起满足人们精神生活要求的任务。今天的艺术天地很宽，应该在题材、形式等各方面都做到多样化，要有能够帮助人们认识生活，鼓励人们改进

生活的艺术，还要有使人们得到美的享受，陶冶性情，提高人们情操的艺术。要发展艺术，充分发挥艺术的功能，艺术创作就必须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为什么中央又提出“四个坚持”，特别强调文艺方针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呢？为什么一定要提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呢？“这岂不是妨碍了艺术的自由，使我们受到局限？”一些青年同志对这个问题理解不清楚，有抵触。这不奇怪，因为解放以来，党曾经有过过失，甚至有过严重的失误，一些同志因此对党和党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产生了怀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艺术因此就可以远离政治，离开党的领导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先用自己几十年的经历谈一谈对共产党的理解。

我和共产党

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却旗帜鲜明地认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文学艺术应该接受党的领导。我们应该为党的事业，实际上是人民的事业而奋斗。这是我从几十年坎坷艰难的经历中得到的深刻体会。

我年青时对共产党很不理解。当时在蒋帮统治之下，反动派宣传共产党是“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关于共产党的一切真实消息都被封锁了。因此，在抗日战争以前，我对共产党是什么东西还很不清楚。直到接近抗日战争，我们才知道一点真实情况：共产党主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主义，它所做的是和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反观当时统治我们的国民党，却是不顾人民死活，处处压迫人民，处处卖国。象我这样出身贫苦的人，对这点感受特别深。我们的劳苦大众，我们的国家要寻找出路，依靠谁呢？在抗日战争开始后，我们明白了，只能选择共产党。八年抗战的实践，证明这个选

择没有错误。如果不是共产党动员团结各阶层广大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是无法打败强大的日本侵略者的。1945年，日寇投降了，全国人民，作为人民一员的我，当时的欢欣高兴之情，真是很难以笔墨形容！大家都感到，全靠共产党，使我们摆脱了亡国的命运，消除了做亡国奴的危险，因此，大家热爱共产党是理所当然的。抗日战争以后，国家残破不堪，人民受尽折磨，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希望有一个可以休养生息、过和平生活的日子。但是，蒋介石却继续卖国，发动内战，眼看中国又要遭受第二次大灾难，又是共产党坚持正确主张，同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几年的解放战争，终于使全国人民得到解放。这些事情，现在一些青年同志听起来，似乎是听一个历史故事，可能不会太激动了。但当时我们的激动之情却是难以言传的。一解放，大家都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们衷心拥护共产党，甘心情愿地站在共产党的旗帜下面，这种感情完全是出自内心，自然而然的。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但真心实意愿意做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文艺工作者，这也是自然而然的。

但是，解放后共产党不但做了大量好事，还做了一些错事。以前我们对错了的东西不知道，还以为是对的，直到三中全会以后，坚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明白党也会有失误，敢于承认错误，说明我们的党充满信心。但对待这些错误，青年人和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一些青年同志由于对过去没有深切的感受，可能以为共产党“一团糟”，而我们经历过解放前很长时间的的生活，前后有一个对比，就清楚地知道，共产党确实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的，确实是英明、伟大、正确的。但另一个问题是，共产党以前行，以后还行不行呢？能不能真正领导我们到达四个现代化呢？——关于这个问题，

我相信大多数人（不论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仍然坚信只有靠共产党的领导，搞社会主义才行。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都不要了，另搞一套行不行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政党、政治集团、政治势力有办法使我们的国家更富强，人民生活更富裕，前景更光明呢？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资产阶级不行，而且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就很薄弱；农民阶级也不行，他们在历史上的革命不外是改朝换代。“文化大革命”大家经历过了，那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抛弃得七七八八，党的领导机构差不多全被砸烂，这时林彪、“四人帮”实际是搞封建法西斯主义，国家和人民又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了。由此可见：摆脱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轨道，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们的国家如果再来一场动乱，那就真是不但亡党，而且是亡国了。这种事是万万不能出现的！近些年来，有个别青年人热衷于所谓“争取民主”，搞一些什么组织，出地下刊物，国外也有人搞“中国之春”之类，他们连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都不要，另搞一套，不管他们动机如何，对于这些我是不以为然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之类，全盘照搬行不通，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社会基础，这里面牵涉到许多因素。革命嘛，依据马克思讲，总要依靠一个阶级去进行，这是为历史证明了的。政治集团不过是一个阶级的代表力量，你依靠什么力量，什么阶级去搞“革命”？搞什么性质的革命呢？我们现在有许多不完善的东西妨碍了四化建设，人民的力量还未充分发挥出来，但这不过是改善的问题。现在有一个“补天派”和“拆天派”的讲法。在蒋介石时代我们就是做“拆天派”，因为蒋介石代表封建地主买办阶级的利益，出卖国家和民族，压迫人民，它这个“天”非拆不可！但是在今天的共产党时代，我情愿做“补天派”，因为共产党的“天”与国民

党有本质的不同，实践证明，她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而不是谋求私利。而且，它知过能改，这就很不简单。谈到这里，我想再扯远一点。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可以说是“有理讲不清”的年代，一九五七年，我因为画了几张讥刺教条主义的画就被划成“右派”，这些事已无需多谈了。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许多在文化大革命前、文化大革命期间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事都可以做了。我们现在明白了，那时是“乱”，现在是“正”。不是说一定要象文化革命时的抄家武斗才是乱，而首先是说当时的指导思想乱了。当时说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说是“共产党领导”，实际上不是共产党的东西。而现在的许多东西确实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例如实行工作重点转移，实行开放政策，实行生产责任制等改革，收到实效，收到实利，这是有目共睹的。再就近几年的文艺作品来说吧，刘宾雁的作品，我的漫画等等都可以发表了，如果在五七年，是全都要戴大右派帽，在“文化革命”中是全都要当“牛鬼蛇神”的。现在的情况不是变了吗？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了，人们可以“七嘴八舌了”，只要有好意见都可以提出来，许多曾经对党丧失信心或动摇的同志逐步或者全部坚定起来了。所以，我说，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知过能改的，是能够代表人民意志的，能够下大决心从错误走到正确，这很不容易，可以说真是史无前例的。过去有些皇帝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作些让步，缓和与人民的矛盾，但有谁敢于作彻底修改呢？虽然，目前在某些具体的地方，具体单位还有“乱”的东西，或者还有“南霸天”、“北霸天”，还有官僚主义，贪污受贿等不正之风，但范围比较小了。这些东西与共产党的主张是格格不入的，是四化建设的障碍。我们做“补天派”就是要继续清除这些不利于人民、不利

于国家的东西，反对背离人民的利益。我们的党之所以大有希望，正表现在它有决心彻底清除这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东西。

解放思想与“框框”

打倒“四人帮”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来，我们的文学艺术比以前有很大发展，艺术和人民的关系也比以前密切得多，这都是有目共睹的。文化革命前的十七年，文艺创作就已有框框，“四人帮”时期套在文艺创作上的则不止是框框，而是枷锁、绞索了！框框还有活动余地，套上绞索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确立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艺术创作同样也应该解放思想，讲究艺术自身的规律，艺术的天地宽了。但是，以前的东西是否就全都不能要，什么限制都不要，完全无所谓“框框”呢？这样的想法又太偏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学艺术上都是与整个国家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连在一起的，符合这个利益的才是正。艺术创作的解放思想实际就是解除艺术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需要的束缚，因此，它还是有“框框”——这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框框”。它是不能改变的。以创作的题材来说，上下数千年，纵横九百万平方公里都可以写。至于采取什么风格，什么形式，那可以选择，可以探讨。例如，过去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的创作方法，现在也可以不一定用这个方法，只要你符合“二为”方针，符合艺术本身的规律，可以探讨嘛。这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齐放。我们是在地球上生活的，不可能不受到限制，不可能完全无“框框”，除非你到其他星球生活。但是，到其他星球究竟还不能脱离空气、水、粮食，总还有条件限制，这是客观规

律之必然，不是谁想出来的。如果说，你只管自己，不管任何人，不管国家和民族，喜欢怎样就怎样，这当然也没有办法，但这样的人能否在社会生存呢？这却又是一个问题了。

近几年来，美术创作有了很大成绩，同时又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我看到有些青年同志的作品，他们摆脱了一个框框，但又走入另外一个更死的框框。“四人帮”时期，艺术创作被限得很死，手举多高，脚迈几尺，全都有规定，全都要服从江青的规格。这当然不成为艺术创作，不过是阴谋家麻醉人民欺骗人民的工具而已！这种东西是应该彻底清除的。但是，为人民服务的“框框”却不能取消，艺术事业的发展，艺术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无论如何不能离开这个大前提。

借鉴、创新和外来影响

“百花齐放”的方针是在五六年提出的，但实际上文化革命前也未能真正实现过，至少在艺术创作中的内容上和形式上未实现过。解放初期，一切都盲目崇拜苏联，搞出了一个苏式偶像，用行政手段强迫人们顶礼膜拜。袁运生当年因为不满足于苏式绘画方法，竟被加上“反苏”的罪名打成“右派”。于是，一些从苏联引进的东西统治了我们的画坛达三十年之久——非这样画法不可，非写实不行，颜色都是老一套。原色、环境色、光源色，一千个人的面目都一样。其实，我们应该承认这一套方法是有可取之处的，但变成唯一标准，那就束缚了艺术，甚至起了窒息作用。如果说，这才叫艺术，叫绘画，那么中国从来就未有过画。就是在西方，在欧洲，也有很大一部分不合规格。客观事物没有线条，中国几千年的绘画都是用线条表达形象的。如果再以一个视点，依客观尺寸比例量度，那末，中国历代的人物画，山水花鸟画没有一张符合要求，统统都要打

倒！这不是怪事吗？这样怎么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呢？
违反艺术规律，不利于艺术发展的框框当然要打破。可惜，有些人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长期闭关自守，对国外的东西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甚至“其然”也未必知道多少。一旦国门打开，涌入许多东西，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现代流派的艺术，茫然不知所措。一些青年同志认为，这些才是艺术，一切都好，于是照搬到自己的创作中去。我最近看了一些青年同志的作品，这是仿塞尚，那是仿高更，再是仿凡高，一清二楚。其实，凡高生在一百年前，既当过传教士，又画过矿工和农民，还患过精神病，用刮脸刀割过自己的耳朵。凡高有自己的生活道路，有自己的感受，我们和他不同，为什么非要照搬他的“彩色蚯蚓”不可呢？我还看过一个同志用高适《燕歌行》中“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诗句作画，把歌伎都画成了裸体。难道唐朝已经有脱衣舞？这不是笑话吗？或者有人辩解说：“创作不是照搬生活的”。这当然很对！但不照搬生活就非这样不可吗？譬如说中国戏曲的表现手法吧，它就不是如此这般地照搬生活的，它经过变形、夸张、程式化等等，一举手，一投足都经过独特的艺术处理，连说一句话都是唱出来的。这都不是日常生活的语言、动作的重现。但人们非但可以接受，而且很喜欢，甚至连外国人看起来都可以理解。因为这些艺术表现还是以生活为依据的。所以说，不是象照相一样如实的手法才可以，但生硬照搬别人，不管能不能理解，是不行的。林墉同志去过巴基斯坦，他回来后对我说：巴基斯坦人民很热情友好，招待得很隆重，但出席宴会吃饭却是一件苦事，食物既冻又羶，不合口味，很难吃，不及晚上回大使馆吃一碗素面条有味道。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我相信那些丰盛的食物一定有丰富营养，脂肪、蛋白质、维他命A B C D都很齐

备，起码远胜于素面条。但营养价值虽高，不合口胃就接受不了，硬吃恐怕要呕吐的。我不赞成顿顿咸菜加净面条，主张多吸收些脂肪蛋白质，人的身体很需要这些营养。我想，倘若把巴基斯坦宴会中的食物原料拿过来交泮溪或北园酒家的大师傅重新处理，一定可以搞出好食品来。既合口味，对身体有益，还富有营养，何乐而不为呢？我对吸取外来的东西也是这样看的——既要有益，还要适合我们的胃口。

近年来，有些同志提倡“自我表现”。当然，完全没有“自我”，恐怕做一个拙劣的摄影师就可以了。作品没有了作者主观感受的东西，纯客观的东西很难成为一种好的艺术。但是，这种主观的东西有几个条件限制：第一是你表达的东西是否适合这样表现；二是这样的主观处理人们能不能接受得了，适不适合人民的口味。我认为在强调主观的同时，还是不能忘记我们的艺术毕竟是来源于生活的，要有一个生活真实的基础。还不能不注意：自己的作品能不能为人所理解所接受，能不能与观众进行感情交流。就算不是全部人可以理解，总要有相当一部分人能理解嘛。我认为，艺术要多方面吸收营养，才能发展。一个是从我们国家、民族的传统，另一个是吸收外国能为我所用的东西。其实，任何创新都要有一个基础，不会是白手兴家全部自己独创的。一颗种子，没有空气，没有水，没有阳光，没有氮、磷、钾不可能生长起来。它必须吸收许多无机的东西，变成有机的，形成自己新的面貌。譬如说，现在有许多水稻新品种，这是水稻之间杂交，甚至是与其他禾本科植物杂交得来的。父母本不同产生了一个有更多优越性的新品种。杂交出来的可以有許多品种不同的稻，但不同的稻究竟还是稻。中国人要吃饭，要种稻，新品种就必须是稻，不能是另外一种中国人不能吃的东西。创造新的风格，吸收外来的东西仍然要有我

们中国民族的特色和特点，我们是可这样理解的。

略谈艺术风格问题

我们的美术创作有一个使人不满意的地方，就是风格还不够多样化。前面说过，曾经有过以一种风格，一个流派统一了整个美术创作的情况。“四人帮”时期，甚至更早的时期有一种倾向，可以叫做“喂饱主义”。对广大人民的吃饭要求方面，喂饱就算了，窝窝头可以喂饱，馒头可以喂饱，既然能喂饱，生产出来的食品就一律是馒头窝窝头，这种做法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唯馒头论”、“唯窝窝头论”这种框框应该打破。食品要适合人民的口味，同样应该多样化。日常我们吃的点心就有很多种，泮溪酒家的百多种点心都适合广东人的口味，不但品种多，连外省人外国人都喜欢吃。艺术创作的道理也同样要求艺术要有中国特色，适合人民的口味是决不会导致艺术风格单一化的。

从这里我想到，以往的艺术教学，很多年来都好象是制好一个模型去铸造人，培养出来的人画画都是一个样子，以为只有这个样子才对，这太狭隘了。有些人不曾在美院学过画，未受过“翻模”改制，自己的面目反倒强一些。其中的缘故我是有体会的。我青年时代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未受过象在座的青年人一样的训练，我用的是象捡破烂，拾垃圾一样的方法，把有用的东西都捡回来，集中起来，拼成自己的风格。其实风格都是必须多方吸取养料才能形成的，适合我的采用，不合适的不要。由于各人的爱好不同，吸收的东西不同，因此各有各的面貌，这就不是印刷出来一样的风格。当然，这种新的风格还要在实践中检验，还不能脱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框框”。这与风格多样化并无矛盾，风格越多样化就越能适应人

民的要求。

提倡风格多样化，保证创作自由，是不是什么都可以搞呢？有人说：外国的创作才是真正自由，什么离奇古怪的方法都可以用。我未到过欧洲，没有直接体验过，只是从印刷品，文章、材料，听人介绍等间接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恐怕有一点是可以知道的，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我们的不同，西方艺术家所处的环境和我们不同。西方艺术创作面对的对象和我们的也不同，客观存在决定意识，对他们的东西不经筛选处理，不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全盘照搬是行不通的。前一个时期，梁明诚同志从意大利、法国归来，介绍了西方现代雕塑、绘画的情况，并放了许多幻灯片给大家看。他提到，现在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人很难用一种思想统一起来，你有你的主义，我有我的主义，艺术创作上也是你有你的搞法，我有我的搞法，各搞各的，个个都要标新立异。倘若有人用垃圾贴在画面上搞出个与众不同，那当然就是创新了，另外的人就会用粪便涂上去，更标新立异。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是一个高度个人主义的社会，整个艺术尽管千变万化，指导思想实际上还是个人主义，完全不考虑要不要使人接受，完全不考虑艺术品要不要起积极的作用。在我们的国家里是当然不能这样搞的。诚然，“标新立异”这四个字也有可取之处，但这标新立异必须是适应人民的要求，满足人民的多种精神需要，而不是立足于个人主义。

前面说过，曾经有一个时期要美术创作的方法必须写实，色彩要遵照客观直觉的颜色，说是这样才能为观众接受，其实这是不对的。最近，我们主办了上海金山农民画展。这些作品的风格很独特，表达了金山农民作者的审美观。它们的表现手法是从民间的传统工艺、刺绣、剪纸、编织等吸收了养料，把